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
第十九回 秦相夢中見鬼神 濟公夜來施佛法

話說濟公來至相府，有聽差人等往裏回話，秦相吩咐：“把瘋僧帶進來。”左右一聲答應。還是趙頭拉著濟公來至裏面。一看，老和尚、監寺的、侍者都在這裏，兩廊下站著七十二個家人。濟公到來，立而不跪。秦丞相在裏面往外一看，原來是一窮僧。在上面一拍桌案說：“好大膽的瘋僧！我派我家人到廟來借大木，借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膽敢施展妖術邪法，打了我的管家。從實說來！”和尚就應該照直說來，怎麼要拆大碑樓，我不叫拆，怎麼打起來的。濟公並不說這個話。和尚說：“大人，你還問我。你官居首相，位列三臺，應該行善積德作福，今無故拆毀佛地，我和尚越說越有氣呀！把大人拉下來，給我打四十板子再問！”秦丞相在上面一聞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說：“好大膽的瘋僧，竟敢欺謗大臣。來！左右將瘋僧拉下去，給我重打四十竹棍！”原來這竹棍是秦相府的家法，最厲害無比。在竹子當中灌上水銀，無論多堅壯的人，四十竹棍能打得皮開肉綻。今天要用竹棍打瘋僧。濟公聽說要打，一回身蹲在老方丈監寺的五個和尚當中，過來三個家人，伸手揪著濟公按倒地上說：“好，和尚，你藏在此就算完了！”一個按住肩頭，一個按住腿。和尚頭向西，掌刑的拿著竹棍在南邊請相爺驗刑，掄起竹棍打了四十下，和尚並不言話。三個人打完了，往旁邊一閃，秦相在裏面一看，說：“你們這一干狗頭！我叫你們打瘋僧，為何把監寺的給打了？”三個人一瞧，略思奇怪？方纔明明揪的是濟顛，怎麼變了監寺的廣亮？廣亮才可說出話來：“哎呀，打死我了！”方纔乾張口喊不出來，四十棍打了，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淋。秦相吩咐：“再換一班掌刑的人，給我重打瘋僧四十竹棍！好瘋僧，我要不打你，誓不為人！”又過來三個掌刑人，一揪濟顛說：“和尚，這可不能揪錯了。”濟公說：“該我，我就去。”三個人道：“和尚，這還待我們費事嗎，你躺下罷。”濟公說：“你舖上被褥了麼？”家人道：“你別不知道甚麼了，這就要打你，還舖被褥。”用手把濟顛揪倒，一個騎著肩頭，兩手揪著兩個耳朵，一個騎著腿，這個把三片中衣一撩，拿起竹棍。秦相吩咐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掌刑的用力把竹棍往下一落，距濟顛的腿還有一尺，不由的竹棍拐了彎，正在騎肩頭那人的腰上撲咚一下，把騎肩頭的那人打出三四步遠去。那人拿手按腰腿，哎喲喲直嚷：“打死我了！好好好，你早間跟我借二百錢我沒借，你官報私仇！”秦相大怒，叫下去吩咐：“再換掌刑人來，給我重打瘋僧八十棍！我不打你這瘋僧，誓不為官！”濟公說：“我要叫你打了，我誓不當和尚。”又過來三個人。這個說：“可是我騎肩頭，秦升按腿，你拿刑。你可別拿竹棍滿處裏混打。”掌刑家人答應，對準了和尚的腿，棍剛往下一落，就拐了彎，扒叉一下，正在騎腿的那人背脊上，打的那人往前一栽。裏面秦相一看就明白了，頭一回錯打監寺的，二回打了騎肩頭的，這回又打了騎腿的，這必是和尚妖術邪法。吩咐家人把堂簾撤去，自己打算拿當朝宰相之威，可以避掉他那邪術。家人撤去簾櫳，秦相邁步出來。這個時節，濟公在地下躺著，翻二目一看，秦相好生威嚴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。但祇見：

頭戴烏紗帽，方兒高，長展翅，摧遙遙，翅起玫瑰攢細巧。當朝一品一頂丞相貂，身上罩，蟒翻身，龍探爪，攢五雲把海水關之，壽山永圖一件紫羅袍。腰繫有，錦恆腰，攬八寶，白翡翠，吐光毫，富貴高升玉帶一條。足下蹬，墨尼咬，時樣好，細篆白底把氈包，壽山永圖一雙方頭皂。看相貌，真不好，甚堪瞧，五官醜惡相貌，奔樓頭，下巴梢，甌口雙眼睛暴，怒沖沖一喘白玉帶，喘吁吁二件紫羅袍，急尖尖汗流滿面把烏紗搖，惡狠狠連踪朝靴纜把聖僧瞧。

秦丞相那一番急怒相親，令人可怕，吩咐家人：“給我打！打！打！”眾人那敢怠慢，這個抄起竹棍，惡狠狠過來要打和尚，一舉竹棍往下一落，用力大些，一甩棍出了手，棍奔秦丞相打去。那家人嚇得亡魂皆冒！秦丞相見此光景，氣往上沖，彎腰撿起棍來，要親自打和尚，猛然聽內宅聲響，秦丞相大吃一驚。原本秦相治家有道，由內宅內跑出一個婆子說：“大人可了不得了！大人的臥室失了火！”秦丞相一聽說，知道是和尚妖術邪法。連忙吩咐家人二十名：“把和尚鎖在空房，三更天我要審問和尚。”用手指著濟公，秦相說：“瘋僧，你就把相府燒個片瓦無存，我也要把你解到有司衙門，打你八十竹棍，方出我胸中之氣。”說罷，吩咐秦升：“帶二十家人看守和尚，我到院宅去看。”帶著幾十名家將到了內宅，見夫人站在院中，嚇得戰戰兢兢，婆子丫鬟那裏連忙救火。夫人問：“由哪裏引的火？”僕婦說：“是由大香爐內引出星星之火，把窗櫺之上碧紗引著。”秦相立派家丁人等，大家去把火救熄，自己把香爐拿起來摔在地上，嚇得眾僕婦連忙收拾起來。看了看香爐並未損壞，乃是生金鑄的。諺云：金盆雖破值錢寶，分兩不曾短半分。秦相見火已滅，到了房內。夫人問：“大人所因何事，這般大怒？”秦相便把瘋僧妖術打家人，兵圍靈隱寺，把廟中和尚鎖來，“我正要責打瘋僧，不想一連三次，都被他邪術躲過去。我方要自己打他，後宅火起，我仍是把眾僧鎖押在空房之內，三更天定要責打瘋僧。”夫人說：“大人何必向這些無知之人較量。”正說之時，家中僕婦回話：“晚飯已好，請示相爺在哪裏用？”秦相說：“就在這裏用罷。”丫鬟擺上盃箸，秦相滿心怒氣，吃不下去，稍吃兩盃，就撒下去了，在屋中看書，點上燈光，秦相看了幾遍，也看不下去，伏几而臥，曲腦而枕之，方一迷離之際，似乎要睡，昏沉之間，祇聽：

一陣陣冷氣吹人，一聲聲山林失色，咕嚕嚕聲如牛吼，嘩啦啦進來一個。的溜溜就地亂轉，原來是地府魂魄。

話說丞相一看，從外面進來一個大鬼，身高八尺，面似黑煙，頭戴青級快靴，鬚眉大眼，手持三股烈煙托天叉。後面又跟進來一個，身高八尺，帽於狗二尺，渾身皆白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黑，手拿著哭喪棒，衝著秦丞相一站。後面又進來了個頭戴如意巾，兩個朝天如意翅，身穿綠緞子袍，足下官靴，面皮微白，四方臉，手中拿一支筆，一本帳。後面又進來一個，頭上藍緞於軟帕包巾，繡團花分五彩，青緞軟靠。青布快靴，面皮微紫，重眉闊目，手拉鐵鏈鎖定一人。項帶大鎖，手上有鐐，一臉枯槁，髮鬚蓬鬆，一團鬚鬚如亂草一般。秦相一看，正是他爹老太師秦檜，回斂歸家。後面跟定一個小鬼，頭上絹帕罩頭，面上青泥，兩道朱砂眉，一雙金睛暴出，身似刷漆，腰繫虎皮戰裙，手執巨齒釘，狼牙棒，緊跟後面。秦相說道：“老爹爹，孩兒我打算你老人家先回去，孩兒明天定請高道高僧，超度你老人家早早升天。”秦檜說：“兒呀，為父在陽世之間，久站督堂，閉塞賢路，在風波亭害死岳家父子，上干天怒，下招人怨，現在把我打在黑地獄，受盡百般苦楚，今奉閻羅天子之命，回斂歸家，勸戒於你，你身為宰相，就應該行善積福做德，你不但不行善，你反要拆毀佛地，罪孽深重。因為你拆毀靈隱寺大碑樓，鎖拿和尚。要聽我良言相勸，趕緊把僧人放回去，大碑樓重修。”正說在此處，就見那拿叉的大鬼說：“眾家兄弟拉著走！”嘩啦啦一抖陰陽鐵叉，摔拉著秦檜就走。秦相說：“爹爹慢走，孩兒還有話真告。”眾鬼卒不容分說，拉著就走。秦相忙上前用手一拉，祇聽得玲瓏一聲響。秦相睜眼一看，有一椿谷事驚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